

全唐文

卷八百十六之八百十八

張元晏	王瓘	鄭瀆	孟啓	黃璞	楊光	惠寔	邗筠	素循
李浦	薛易簡	魯洵	趙中昉	張為	王景崇	殷盈孫	韋昌明	白鴻儒
莫休符	陳康士	鄭延昌	杜希遁	鄭畧	高彥休	馬支	柳玘	李濬

竹居致慶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六目錄

袁循

修黃魔神廟記

白鴻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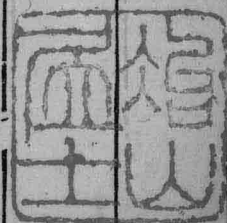
莫孝肅公詩集序

李濬

慧山寺家山記

邗筠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讚



韋昌明

越井記

柳玘

大唐萬壽寺記

戒子孫

家訓

惠寔

蠡山廟碑記

殷盈孫

誅襄王熅不宜受賀奏

駁三后祔享太廟議

請廢德明等四廟議

修宗廟議

論郊祀內臣朝服疏

馬支

釋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主李長者事迹

...

...

...

...

...

...

...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六 賀正之靈固禱於有德長必在

袁循

循乾符中官司戶參軍 吳會風靈萬有 天其迺昔以公在

修黃魔神廟記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

十七日泝三峽次秭歸時蜀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悻而

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寢又夢公

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將祐助明公出

於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以朝

夕期幸與我俱遠遊我不忘矣亟言之神許諾自是抵於黔又遷於羅每陟險艱神恍如在洎公遷於朝神夢告歸公曰將移廟列塑於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旒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旣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按靈寶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橫天膽力謂能力扶昊蒼周覆萬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宏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黃魔降鑒爲公之兆朕乎噫天爲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固輔於有德是必有

鴻猷盛績萃於公之心未可知也循以學官謫秭歸奉太
守命弗敢讓所記乾符丁酉歲仲春九日司戶參軍袁循
記

白鴻儒

鴻儒乾符時人

莫孝肅公詩集序

唐宣宗大中五年龍集辛未設科求賢合天下士對策於
大廷臚傳以莫公宣卿爲第一公字仲節廣南封州人也
所產之鄉曰文德所居之里曰長樂厥考諱曰讓仁雖不

仕亦有隱德蚤年不祿公母梁氏恐公孤立無倚改適繼父亦莫氏諱及芝乃開建籍也公隨母往并而爲昆仲者三長曰莫儔次曰莫羣公年最少乃其季也繼父亦樂善好施歲歉則出粟以周鄰里嘗遣二兄習讀公幼在側天性迥異聞言卽悟甫七歲資識豁然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時人目爲神童入郡庠從遊於梁明甫先生梁母尤嚴於內訓試於有司薦於大廷對揚清問首魁天下初典翰林未服官政後以母老具表陳情乞官外補以便就養上可其奏賜官台州別駕歸省迎母未至官所而尋卒故里

葬之於文德鄉鑼鼓岡咸通九年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其事於朝欽奉上勅爲唐正奏狀元莫孝肅公祀以廟食表其里居曰文德蠲其賦稅以充丞嘗之需永爲常典公自幼以至登第所撰詞賦詩歌皆操筆立成誦而咏之如真金美玉不落形迹如化工生物不事妝點而生氣宛然如在也及今公族子姓言動氣象猶有公之遺風雖鄉曲五尺童子與夫田野愚夫愚婦皆重公名莫不喜談樂道之凡遊於庠序者罔不賢其賢守其宗祀者莫不親其親得非狀元公神化之所感也耶是請也公之嫡孫莫立之郡

之庠生也述公行實以告且請予為記以垂悠久余無似
叨治公郡恨弗獲覩公而徒慕公也因以為記云時有唐
乾符五年歲在甲午秋仲望日

李濬

濬僖宗時人

慧山寺家山記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寺濬家山也
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
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為朱方強

留之文肅公窺畏常驚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
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
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狂卒圍
以兵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
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果
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
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
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
奇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僻居舍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

奉惟輦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
濬謹纂敘制詔章表堂狀類列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
敬也爲上下卷今藏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爲相三爲史官
高祖中書令諡文憲儀鳳中爲中書令如意中爲鸞臺左
相先公丞相贈太尉諡文肅會昌中爲左僕射門下相儀
鳳在相監修國史會昌在相監修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祕
書省校書郎爲丞相滎陽公獨狀奏入直史館會己亥歲
春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夏五月癸卯過
家出覩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敘錄懼年祀寢遠不得布

聞於人謹以史筆條敘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邢筠

筠乾符時人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讚

蓋聞佛力無邊教化各異靜而思之同歸一體至如尊勝陀羅尼經者應佛陀波利之願也原夫起自西天流於東土初從梵本後譯唐言是苦海之津梁實人民之舟楫但有迴向無不蒙益爰有清信士陳宗可等並久親善道早

悟佛乘知聚沫之無堅視芭蕉之速朽故孜孜金地稽首

高僧披露至誠欲結尊勝寶幢之會僧闕二隨順轉闕三

合結無上勝因闕二當是妙乘諸公意無先後遂令藏鏹

金地買石他山召募良士精心礱礪未渝數旬琢磨當就

雕鐫既罷樹立俄成巍巍也勢聳於青霄闕二也形闕一

於碧落莫不睹之罪闕三福生七闕三角之身三塗息泥

犁之苦然後願合會老幼普獲休祥在軍者爵祿咸臻經

求者資財驟聚復願人人增壽攸歸鶴闕一之闕五形闕二

寒林之三秀如斯功德浩汗無涯以百千舌歎不能盡

筠之無德謬忝諸生不揆荒虛畧而為讚讚曰

彼尊勝者起自西天教中之寶法中之先諷之誦之永離

蓋纏二塗未受七

字關一

休

字關一

結會歸敬獲福無邊鐫

三關

字永保貞堅

韋昌明

昌明嶺南人乾符五年官翰林學士

越井記

南越王趙佗氏昔令龍川時建池於鰲湖之東阻山帶河
四面平曠登山景望惟此為中厥土沃壤草木漸包墾闢

定規制北距螯十里東距五馬峯五里南距河里許相對
卽海珠山也鑿井於治之東偏曰越井取春秋時爲南越
戰國屬楚爲百粵秦首置南海卽以龍川隸焉則越之封
肇於春秋而龍之壤則啟自越王佗也井周圍爲二丈許
深五丈雖當亢旱萬人汲之不竭其源出螯山泉極清冽
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餘年其蹟如新稽史記列
傳稱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稱職貢則佗
之績良足爲多又秦徙中縣之民於南方三郡使與百越
雜處而龍有中縣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陝中人來此已幾

三十五代矣實與越并相終始故記之如此乾符五年十月之吉邑人翰林學士韋昌明記

柳玘 蘇公字韶開皇四年文帝為少門學士立為

玘天平節度使仲郢子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

累轉左補闕擢刑部員外郎出為嶺南節度副使黃巢陷

交廣逃還再遷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拜御史

大夫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詔復官爵

大唐萬壽寺記

漢長安城本秦離宮也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都

之惠帝視其窄狹乃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及諸侯王列侯從隸二萬人城長安仍賜民爵戶一級長安方三十里內地九百七十三頃八街九陌九市周回六十五里十二城門皆有侯蕭望之爲東門候東有三門一宣平門外郭東都門一清明門外郭東平門一霸城門外郭青門霸城門外一里許有萬壽寺焉萬壽寺本梁太尉吳王蕭岑宅隋開皇四年文帝爲沙門曇延立爲延興寺東院莒公蕭琮之堂隋亡捨入寺神龍中中宗爲永泰公主追福改爲永泰寺大中六年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

寺改爲崇福寺永泰寺改爲萬壽寺溫國寺改爲崇聖寺
經行寺改爲龍興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而寺各異其額
也然萬壽一寺宣帝親幸賜額命官造理殿宇廊廡方丈
山門共一百九十七間左右院林二所香地二頃六十餘
畝石佛一尊娑羅樹六楸勅度一百二十僧受牒免差入
寺焚修祝延聖壽後淨覺住持能守清規迴出於衆懼寺
年久莫識其端請余爲記俾後人有所據云

戒子孫

大凡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

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
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
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己
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
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恭默爲
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
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
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
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

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
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
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
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
櫛縱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
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昌
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
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
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

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馘夕食齏蔔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

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口公恐
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
爲嘆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
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
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
矣賈之臧獲害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
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
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
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

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
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
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
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
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
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家訓

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
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

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己無能而望他人用以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繇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棄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友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怯與驕庶幾減過莅

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言養人直不
近禍廉不沾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
不可恣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家門
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
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
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
菑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
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
情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

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
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利德義簪裾徒在所養
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翹彙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
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
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甚於瘞疽
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炯誠方冊具存
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以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
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
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苟

異於斯豈爲君子

惠寔

寔乾符六年官比部郎

蠡山廟碑記

越相蠡與大夫種左右勾踐竟成霸業乃謀自全之道輕齋閒行浮海適齊自稱鴟夷子或云平吳之後潛遯之五湖故今之赤山卽洞庭湖之鄙也五湖之說不同愚謂後人所在慕德而祀焉耳廟在六國後置靡究厥始至皇朝天寶六載有勅封表其山亦嘗爲塞胡祠會昌年廢之而

廟亦隨歇有武夷山人陳庶慕止學業誘化村坊捐金帛而剏之以其祈禱無不應也史記曰荆人鬼而越人機其來尚矣庶因進士賈纁請愚爲記若其地形峭絕山川向背卽備於陳庶之狀云

妹殷盈孫

曰不父矣庶慕止學業誘化村坊捐金帛而剏之以其祈禱無不應也史記曰荆人鬼而越人機其來尚矣庶因進士賈纁請愚爲記若其地形峭絕山川向背卽備於陳庶之狀云

盈孫贈司空侑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在蜀擢太常博士轉祕書少監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共與宜誅襄王煜不宜受賀奏

伏以僞煜違背宗社僭竊乘輿欺天之禍旣盈盜國之罪

斯重果至覆敗以就誅夷九重之妖祲旣除萬國之生靈
共慶宜陳賀禮以顯皇猷然物議之間有所未允臣按禮
經公族有罪獄旣具有司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
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
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爲之素服不樂三日左傳衛君在
晉衛臣元咺立衛君之弟叔武衛君入國叔武爲前驅所
殺衛君哭之左氏書焉今僞煇皇族也雖犯殊死之罪宜
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受賀乎臣以僞煇允係金枝名
標玉牒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罪實滔

大刑不可赦已爲軍前處置宜卽黜爲庶人絕其屬籍其首級仍委所在以庶人禮收葬大捷之慶當以朱攻首級到日稱賀爲得其宜上不軫於宸衷下無傷於物體協禮經之旨祛中外之疑

駁三后祔享太廟議

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

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
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
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
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
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諡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
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
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
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
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

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
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
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
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
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
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
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
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
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

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
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卽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
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
禘於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爲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
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
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禘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
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
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禘合祭也合猶不
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禘於別廟爲宜且

恭僖貞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屢遇大饗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悞也三太后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

請廢德明等四廟議

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韋宏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

修宗廟議

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參

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
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
議論無所是非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
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
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
三太后廟卽於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
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

論郊祀內臣朝服疏

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

朝典令無內官朝服制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
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
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服令
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
陳奏

馬支

支咸通時自號雲居散人

釋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主李長者事迹

李長者諱通元莫詳所自或有詢其本者但言滄洲人開

元二十七年三月望日曳策荷笈至於太原孟縣西四十里同潁鄉村名大賢有高山奴者尚德慕士延納無倦長者徑詣其門山奴諦瞻神儀知非常器遂磬折禮接請歸安居每旦唯食棗十顆柏葉餅子如匕大者一枚自爾不交外人掩室獨處含毫臨紙曾無虛時如是者三稔一日捨山奴南去五六里至馬氏古佛堂自構土室寓於其側端居宴默於茲十年後復囊挈經書遵道而去二十里餘次韓氏別業卽今冠蓋村焉忽逢一虎當途馴伏如有所待長者語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

言畢虎起長者徐而撫之將所挈之囊挂於虎背任其所止於是虎望神福山原直下三十餘里當一土龕前便自蹲駐長者旋收囊裝置於龕內虎乃屢顧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圓迴廣袤尋丈自然而有非人力成龕之四旁舊無泉澗長者始來之夕風雷暴作拔去一古松高三百餘尺乃旦松根之下化爲一潭深極數尋迴環五十餘步甘逾瑞露色奪琉璃時人號爲長者泉至今澄明未曾增減憇陽之歲祈之必應長者製論之夕心窮元奧口出白光照耀龕中以代燈燭居山之後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

笄年俱衣大布之衣悉以白巾幪首姓氏居處一無所言
常爲長者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甘珍
畢備置長者前齋罷徹器莫知所止歷於五祀曾不闕時
及其著論將終遂爾絕迹謹按華嚴舊傳東晉三藏佛馱
跋陀羅於江都謝司空寺譯經有二青衣童子忽自庭沼
而出承事梵僧藝香添瓶不離左右每欲將夕還潛沼中
日日皆然率以爲常事及譯畢寫淨沈默無迹長者感通
事符曩昔長者身長七尺二寸廣眉朗目丹脣紫肌長髯
美茂修臂圓直髮彩紺色毛端右旋質狀無倫風姿特異

殊妙之相靡不具足首冠樺皮之冠身披麻衣長裾博袖
散腰而行亦無韋帶居常跣足不務將迎放曠人天無所
拘制忽一日出山訪舊止之里適值野人聚族合樂長者
徧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欲歸眾乃罷樂驚惶相顧咸皆
惻愴必謂長者卻還滄洲揮涕同詞懇請畱止長者曰縱
在百年會當歸去於是舉眾卻送長者入山至其龕所復
語之曰去住常然耳汝等可各還家及眾旋踵之頃嵐霧
四起景物不分行路之人咸共駭異翌日長叟結徒登山
禮候但見姿容端儼已坐化於龕中矣時當三月二十八

日報齡九十六有一巨蛇蟠當龕外張目呀口不可向近
眾乃歸誠致祝某等今欲收長者全身將營殯葬乞潛威
靈願得就事蛇因攝形不現者舊潛泣輦荷擇地於大山
之陰累石爲墳蓋取堅淨卽神福山逝多蘭若今方山是
也初長者隱化之日及成墳之時煙雲凝布巖谷震蕩有
二白鶴哀唳當空二鹿相叫連夕其餘飛走悲鳴滿山鄉
原之人相率變服追攀孺慕若喪所天每當建齋卽墳上
雲起七七如是良足異夫長者平昔之時每年常於三月
末間設十方賢聖淨會不以女人造食貴使蠲事精誠至

於棗核米泔不許輒棄齋畢任用犬彘徧霑如斯之會遵承到今未曾廢絕至大歷九年二月六日有僧廣超於逝多蘭若獲長者所著論二部一是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四十卷一是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傳寫揚顯徧於并汾廣超門人道光能繼師志肩負二論同遊燕趙昭示淮泗使後代南北學人悉得參閱論文宗承長者皆超光二僧流布之功耳其為論也統貫經義標表法身廓性海於無邊歷劫塵而不動分判眾教極彼源流融鎔上乘會此華藏俾迷徑者獲道滯教者忘機可謂毘盧

之指歸華嚴之日月矣若非聖人愍世降生開導昏暝孰
能條釋大典指授大心歟長者行止元微固難遐究虛空
不可等度况擬求邊際耶比歲僧元覘特抵方山求長者
遺跡初禮石墳次尋龕址龕前有松三株一已闕一立俱
是長者手植長者將化之月一株遂枯至今二株常有靈
鶴結巢於頂又於壽陽南界解愁村遇李士源者乃傳論
僧之猶子示長者真容圖瞻禮而迴斯爲滿願矣向之云
云蓋在撫實枝葉華藻無所務焉雲居散人馬支纂錄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七目錄

楊光

赤石樓隱難記

王景崇

誅蘇祐奏

高彥休

闕史序

黃璞

林孝子傳

王郎中傳

歐陽行周傳

張為

詩人主客圖序

鄭畧

大道頌

孟啟

本事詩序

趙申貺

唐故居士天水趙府君墓誌銘 并序

杜希道

大還丹金虎白龍論

大還丹金虎白龍論跋

鄭瀆

吹笛樓賦

魯洵

唐台州刺史杜雄墓誌銘

蘇文忠公與文士書

書

文奮對題

讀

大觀中全氣自讀論

大觀中全氣自讀論

井

大觀中全氣自讀論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七

揚光

光中和時人

赤石樓隱難記

混茫既分乾坤成列形下曰器積而爲山泊禹別九州漢
通百越此山則維揚東甌之地峩峩傑出發地千尋峭削
凌空壁懸四面其乃陰陽偏顧造化有情呀開石門路通
極頂天生厚土蔭以森羅地廣百家人勝千衆天下靈蹟
此乃標奇自乎開元之末袁晁作叛起於天台攻陷當州

逃亡無數惟此一鄉人戶數百餘家而登此樓以逃其難
乃有兵戈百眾來繞其山飛矢彎弧豈能侵動既難攻擊
莫不相守經旬其恃乃智士而獲良計以米飴豕投於岩
下羣盜剖之自相謂曰岩頂積穀尚多我等相守難以待
其乏乎遂共奔去而攻他疆其後便乃清平干戈不擾人
忘往難無復再遊運轉年移迄今爲古其樓近代居人皆
懼有神聖居止及乾符五年趙言奔衝之時不敢登此迴
避以至中和二年屢被洞寇侵逼焚却鄉間兼遂昌數縣
軍馬頻來憑陵老幼惶惶倦於深竄乃有耆父河間郡俞

強邀伴攀緣登此樓頂芟夷繁木以創草庵巧立層梯而
通行路遂召鄉鄰老幼共此逃形寢寐安然狂兵攻守無
路侵凌是年五月當州中軍屯營州郭居人投軍眾仇讐
相害村野遭搜近遠逃亡不可勝數此之一鄉而有武都
郡章承趣年當少俊英傑冠時鄉內欽依眾皆推讓蒙兵
馬司僉差部領數百衛士占護家鄉各藏財泉於藪岩共
置軍部於老竹外都畏懼不敢來侵戶口完全耕稼無失
於時太守張公朝望崇重遠降分符撫恤安邦便蒙康泰
當今四境未安內憂侵擾且居岩頂有百餘家並是鄉內

英俊賢明父宿共棲幽境何異神仙余因遊觀奉命爲記
時唐中和二年壬寅十一月初八日

王景崇

景崇字孟安贈司空成德軍節度使紹鼎子懿宗朝嗣爲
節度以平龐勛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
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封常山王檢校太傅中和三
年卒年三十七贈太傅諡忠穆

誅蘇祐奏

當道慈谷靈壽兩鎮報蔚州刺史蘇祐擅驅兵騎侵突臣

管界及謀逆辭事尋已處置訖者蘇佑本自微人謬承聖
獎自拋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愍以困窮累曾救卹慮其
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爲有兇皆納狐鳴鼠伏曾不
悛心擐甲弄兵嘗思怒目况朝廷道全姑息思務舍宏加
騎省之榮資除濮陽之望郡而又拒違明勅侮易天朝擅
割屬城背雲中而納款潛將逆黨附并部以揚威昨者初
犯中山尚深疑貳謂其舉眾將議朝天或捨逆以自新或
樹功而遷善殊不知終懷鳩毒竟務鴟張刦后白之倉儲
逼冒零之鎮戍旋則亂驅虵豕入臣封疆陰蓄姦欺伺臣

勇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尋令問以行藏兼遣倒
其戈甲然終無一字以述端倪累有元隨自陳狀跡云本
擬脅臣優給刦臣材廬奮戰馬而以利犬羊招亡命而別
謀吞并臣尚觀釁變待以膳羞苟尚可以恩懷且欲候其
敕命其賊緣已擬發露自致蒼黃乃與後來敗卒合謀便
擬據城作梗臣既優饒稍過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
噬臍貽悔一城生性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歿告
軍將人數外今月七日並已分兵誅戮訖此皆皇帝陛下
雷霆振響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况此

賊逋藏藪澤招聚兇豪締結厲階爰輕數度包含怨府不
啻十年其寨卽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
巢破卵蕩葉夷根者蓋以其兔狡難蹄獸窮則搏顧茲疾
疢實謂腹心苟非天靜寰中曷使魚遊釜內今則櫓槍一
掃噍類無遺凡在邊藩孰不鼓躍

高彥休

彥休自號參寥子

闕史序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

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
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厯已
前摭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尚者資談
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
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
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於擣網歲月
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偷構逆
翠華幸蜀搏虎末期鳴鑿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
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

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

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

次雲四合異香中來爾時眉眉如如甘露與然五言韻

黃璞

璞字紹山又字德溫閩縣人大順中擢進士第官校書郎

天入朝林孝子傳

林孝子攢泉州莆田縣人初舉進士不第仕塞垣後仕不

擇祿爲福唐縣尉冀遂迎養未果聞親有疾奔還其家行

不俟車食而失哺及罹難疾殆至殞絕漿不濡口往往三

日或五日自埏罇甓營邱隴及踰葬期獨廬墓側飛走助
哀神祇薦祉故白鳥再集甘露聯降泉州申使府時貞元
癸酉歲李若初廉使茲地深所嘉嘆遣從事親往視驗會
天久曠乾露彩融釋攢拊膺大哭曰自盡於其親人子常
道貞符之降本非所望向者所降其福我耶其禍我耶今
使車將至苟非所驗非餘骸足顧抑將殃乎州里矣逡巡
愁雲四合異香中來觸物氤氲成甘露煥然五色餲然
甘味移時不消干木同色靈烏素質翻翩來翔闔郡共觀
無不從驗以是悖者知敬悍者知馴旣圖其狀李公錄以

上奏德宗敦勸孝道降制褒異命立雙闕於其墓旌表門
閭舉宗皆蠲征徭厚加爵餼迨今號爲闕下林家歐陽詹
曾序甘露述備詳其事黃子曰天道不遠感而遂通林生
因心之感上達乎天累降祥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豈下
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以聳孝道云爾

王郎中傳

王祭字輔之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鄭侍郎讜下進士及第
試倒載干戈賦天驥呈材詩公詞賦清婉托意奇巧有江
南春賦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又有詔遣

軒轅先生歸舊山賦及馬惜錦障泥詩尤美公風姿雅茂
舉措端詳時賢仰風盛稱人瑞成名歸覲廉使杜公宣猷
請署團練巡官景慕意深將有瑤席之選公辭以舊與同
年陳郎中翬有要約就陳氏婚好時益以誠信奇之初就
府薦馮涯爲試官三箭定天山賦當意爲涯所知欲顯滯
遺明設科第以宋言爲解頭公爲第二旨毅夫中丞尹京
兆怒涯不取旨搗命收榜扱破名第申省其年等第雖破
公道益彰凡曾受 起數年之間及第殆盡前今輿論莫
不美馮公之善得其材榮公之獲在其選從事本府乞假

入關尋又首捷玉不去身賦春水綠波詩古公去邠論李
公隲時擅重名自內翰林出爲江西觀察使辟爲團練判
官自使下監察赴調復平判入等授大理司直未幾除太
常博士入省爲水部郎中公初上第鄉人李顏累舉進士
鬱有聲芳贈公歌詩云蓬瀛上客顏如玉手探月窟如夜
燭笑顧姮娥玉兔言謂折一枝情未足時謂顏狀得其美
若有前知公十九年內三捷其於盛美蓋七閩未之有也
不幸黃巢竊據京闕朝士或歿或戮者不可勝計公旣遇
離亂不知所之或云歸終於鄉里焉

歐陽行周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
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
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卽灑泣而別仍贈
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
人去意旣已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
屢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尋除國
子四門助教往樂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
粧引髻双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

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
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鏤金箱絕筆而逝及詹
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啟函閱之又見其
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
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
矣我唐貞元己卯歲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
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
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狗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
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

宴席上妓有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
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旣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日
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訣去生竟
以連蹇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
疾不可爲也先大故之夕翦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
我當以髻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爲慟怨
涉旬而生亦歿則韓退之作何蕃傳所謂歐陽詹者生也
河南穆元道訪予嘗歎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索其效
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時斷割不爲麗色所汨豈若是乎

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咏有廬江小吏更相死類於

此

張爲

爲唐末時人與周朴齊名後入青城山訪道而去

詩人主客圖序

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爲廣大
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祐羊士諤元稹升堂廬仝顧
况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况
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

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
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以
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盧休
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干
馬戴任蕃賈島厲元項斯薛壽及門僧良又潘誠于武陵
詹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餘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上
入室陳陶周朴及門劉得仁李溟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
上入室李羣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爲以武元衡爲瓌奇美
麗主上入室劉禹錫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盧頻

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

鄭畧

畧唐末宰相

大道頌

大哉至道無爲自然不終不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
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累聖攸傳萬教之主

元之又元

孟啟

啟僖宗朝官司勳郎中

金定全月
卷之二
孟啟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
作諷刺雅言著於羣書雖盈厨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
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
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
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
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畧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
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時光啟二年十
一月大駕在褒中前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啟序

趙申昉 京兆京兆 山阿更如 公從 灑神 致路 平外

申昉 乾符時官左武衛兵曹參軍 益 涪 緡 南 五 里 妻 趙

唐故居士天水趙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姓趙氏 襲天水 闕二 字 闕二 別業易州涑水縣頃因先父遷

闕二 仕流浪海隅從軍地遠徙居青 闕二 字 闕二 世迄今凡二百

年矣先妣夫人太原王氏生公是季子也府君生居於北

海之郡志好雲林山水南北貿易利有攸往廣涉大川博

學古墳與朋友交言行敦美信義彰聞輕金玉立善外著

孝行六親府君諱琮字光婚夫人太原王氏有男三人長

曰審巖次曰審裕季曰審文女一人初笄之年適夫陰氏

孟男年居弱冠之秋居然老成安詳大雅合國風之堅操

修行古人立言温尚可謂父訓有知流嗣千載矣夫人王

氏令淑賢闕一居喪淚血在苦塊之內殞哽蘭干骨髓焚

消闕二譽聞三從之闕二導著府君遇軍情變亂不以交

道仇闕一生涯亦不遭毀蕪錢穀湛然上下無虞藁食安

貼乙未歲季夏月五日遇疾青州之私第下於人世丙申

年七月三日命知者卜得吉夕殯於益都縣南五里建德

莊雲門山東崑原禮也慮山河更改松筠彫悴遂紀年代

乃為銘說銘曰

天水之君蘊志難羣孝行雙美立性松筠卓然孤立在世

推

闕一字

一生好東臯之利滅亡迴返高墳有子賢行傳代光

門女從他氏五德猶存白楊千載滋茂兒孫落日烏啼猿

叫荒村都

闕一字

思遺念臨棺血淚

闕一字

生涯終不改兒

女永無依

其闕二字

生平事留蹤萬代存

其

嗣流孤隴下恩

愛向誰論

其四

杜希遁

希遁字忘機自號永陽子

金丹全書卷之二十一
大還丹金虎白龍論

夫燒丹鍊藥須烹龍虎之陰陽駐命存形藉養神氣之魂
魄龍癡凝虎陰反成陽虎暗晞龍陽化成寶神融馭氣魄
反成魂氣泰神和魂合而聖龍虎相凝成液神氣交馭爲
真神水便是華池忘心卽名抱一朝天控鶴須吞真魄之
靈丹出世長生藉養精魂之靈氣此則金丹秘訣神仙妙
門能以改換精神變化筋骨收卷形體出入而可有可無
變現真靈來去而能存能沒桑田變易天地虛翻昇騰而
紫府玉清遊歷而碧霄金闕此卽神丹憑驗還返功靈世

人枉鍊五金調和八石呼鉛作虎喚汞爲龍妄配陰陽錯
排水宜吟三黃是聖騁五礬爲神道理旣乖聖意全失看
經究義尋本窮元亂立規繩遞生法則不從師授強說已
能斟酌藥名團量火候鑪泥八面壇築三層咒祝神祇祭
醮天地總是憑空造作非理修持不覺體敗形枯顏凋鬚
白虛勞歲月枉役心神而望還丹萬無成耳余久耽雲水
早棄浮華棲止山林精窮物象修神鍊氣反本還元息慮
澄真忘思靜一考覈鉛汞杼軸丹經徹視元洞之金書悟
達三清之玉訣然後敢對持龍虎駕馭陰陽配金木以東

西定坎離而南北陶鎔日月鍊成五色之元霜孕育乾坤
化出流光之素雪仙方豈謬聖理昭然一覩元微明其妙
旨遂著斯序分列兩篇名金虎白龍論用彰鄙識將表同
人儻物外君子幸留意焉

大還丹金虎白龍論跋

時光啟二年冬首中旬有七橫峯先生永陽子杜希道字
忘機多事之秋避禍汶郊每抵鄜中祇接大隱南陽公公
頗奉道耽元悟真棲心閑雅若夫發跡揚名俟之知己夫
為交者有名焉有利焉余與公交非名與利每一接未嘗

不話道永一元之又元外餘無所云故書先師藥訣相
贈切希千萬保惜勿傳下士大凡方外之事豈使常人知
之常人知之則自遭譴謫仙師曰欽承者紀名於元錄泄
慢者責身為下鬼又曰殃慶逮於九祖昇沉止於一形今
以青山白雲為誓勿負斯言千萬千萬

鄭瀆

瀆僖宗朝文章著名累舉不第

吹笛樓賦

以時平故事有
吹笛樓為韻

路出東門當川原靜處以凝望見櫺檻蕭然而起愁問於

垂白荷鉏叟云是明皇吹笛樓龍吟洛水兮韻如在鳳去
喬山兮君不留當昔開元之時天下無事鴻恩不間於中
土鑿駕常遊於北地姚公宋公之智畧動必諮謀寧王薛
之忠貞出皆參侍西則秦京東則洛城八百里之歌鐘斷
續五十年之寰海昇平於是駐清蹕御丹楹執簫管而宸
衷時悅臨曲欄而睿思俄生莫不湘絃罷彈泗磬休擊楚
舞態止齊謳韻絕九天歛霧送芳景於瓊軒萬籟韜音讓
嘉名於玉笛旣運指而有規乃濡脣而是吹林巒兮髣髴
如變寒暑兮須臾可移折楊柳之數聲鴈驚前渚落梅花

之一曲烏散芳枝自從弓劍有遺星霜頻度綺窗蕭索以
將毀繡嶺連延而若故竟無六律繼當時紫府之清音空
有一條是往日翠華之來路雕檐寂寞今鏤檻堪依隙駟
寧迴兮煙鸞莫追三山迢遞在何處萬姓淒涼無見時宮
商之杳眇難尋雲消雨散榱桷之傾欹若此月慘風悲苟
北_息邁三皇化敷九有龍馭雖逝鴻名不朽則斯樓也寂
寞空存安得往來霑襟而稽首

魯洵

洵光啟時官嶺南西道觀察支使

唐台州刺史杜雄墓誌銘

斯照乃有大電呈瑞靈嶽降賢上則一千年以誕闕簡

冊煥乎古今闕也自漢魏至於闕絕闕茂族先世自東晉

過江士族南徙以丹邱闕先君禹自安高尚不求祿仕先

君由闕春州刺史公即春州府君第二子也生有奇表闕

精元孝資溫清敬事昆弟至於疎親遠屬闕天下將亂且

歎曰窮理講學將非其時豹畧龍闕士之志廉使美其材

署為平昌討伐使州事承制加御史大夫是時歉儉後闕

詔兼大司憲恩及師徒惠播閭里闕以功上聞闕光啟三

年加工部尚書是秋又遷刑部闕以正道使知而後改遂

刑措不用闕租賦其或稼穡將登有水闕不若神明之政

也日者闕公率兵拒之羣寇尤闕而不用得非良二千石

闕金紫是歲復加右揆大闕兩浙中令以嘉辭厚闕不絕

書多竭私闕有地千里有爵三公顯赫闕未嘗驕於色恠

於闕於國厚於人薄於已古闕視政以其月十七日薨闕

終神氣不亂顧謂闕歸勉主郡事言訖而瞑闕子撫軍若

一奉上闕功成名遂善始令終闕碑闕一州罷市闕見闕

字其得人心也如此先大闕宏闕歿闕二繼大闕之養闕四

字是日太君闕禮闕一閨門道光先公一字闕一而闕長曰

彦崇闕二軍節度闕將孝以承家謙以處眾生闕三之道

旦明治亂之機入侍庭闈出佐軍旅次曰彦闕一彦闕一

彦信彦特彦持彦琪彦擇闕二前節度推官幼曰彦豐並

俊秀聰敏仰稟義方號慕殞絕者數四女四人皆明惠賢

淑有曹謝之風長適鎮海軍都指揮右揆吳章次方笄年

未良匹次許嫁陳氏即故閩帥司空公第二子次許嫁錢

氏即今兩浙中令彭城郡王愛子也副使葉公與左都押

衙師位右都押衙紹香及諸都將親奉喪事各率家財送

往事居知無不至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其子
乎公恩施廣於一境可謂貽厥孫謀矣以其年十一月廿
五日葬於郡之義成鄉貞節里一日親吏傳尚書公命曰
子爲賓職復典文翰我先君勲績善政當得其實願爲誌
石以傳不朽洵受恩有日報賜無階陳讓不獲因灑泣銘
曰

五緯降瑞四靈効祥誕生碩臣贊我巨唐奇表岳峙懿行
蘭芳著天柱石浮海舟航士懷恩信民誦樂康鳳書錫命
虎符有光軍崇美號義洽故鄉三公爵秩千里憲章化穆

二紀仁被一方威儀棣棣度量汪汪未當分閩俄驚壞梁
望碑揮灑罷市淒涼佳城叶吉丹旄啟行厚地永固遺德

難忘流慶令嗣

闕四字

石以壽不沫咸受恩育日辨親無割刺數不蘇因戮立後
予燕實難於與女健德夫後禮節每如當歸其實恩為若
正保華然微之奉如嫩魚池里一日賜吏對尚壽公命曰
平公身如數於一鼓臣附胡恩將將矣以其年十一月廿
於華京味無不至對曰風人之思吾公愛其甘棠民其子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八目錄

鄭延昌

奉修神主請參詳典禮奏

王瓘

廣黃帝本行記

薛易簡

琴訣

陳康士

琴調自敘

張元晏

皇第十一男禎封雅王第十二男祥封瓊王制

授龐從武寧平難軍節度使改名師古制

授王敬堯武寧軍張珂彰義軍節度使制

授馮行襲昭信軍節度使制

授李思敬宣武軍李繼顏保大軍節度使制

授王潮威武軍節度使制

授李繼徽秦州節度使制

謝時相啟

卷八十八目錄

謝時相啟

謝集賢相公啟

謝奉常僕射啟

謝奉常僕射啟

謝尚書丞郎給舍啟

謝衣段啟

謝宰相啟

謝草詞啟

未召試先與奉常啟

未召試前與孫相公啟

上承旨崔侍郎啟

先與承郎啟

下元金籙道場青詞

李浦

通泉縣靈鷲佛宇記

莫休符

桂林風土記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八

鄭延昌

延昌字光遠咸通末進士遷監察御史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累進兵部侍郎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

奉修神主請參詳典禮奏

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祏迫以蒼黃伏以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勅命所司參詳典禮修奉

王瓘

瓘廣明二年官閩州晉安縣主簿

廣黃帝本行記

廣黃帝本行記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
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登仙者也時有寧封子爲陶正
有神人過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
積火自燒隨煙氣上下一旦飛去往流沙食飛魚暫死二
百年更生黃帝師其道從封子游於蘭沙使風后負書常
伯荷劍旦往洹沙夕歸蒲晉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

足踐則陷其深不測大風吹沙如霧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藍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於流沙之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故甯封子遊海詩曰青藍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有務光子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有赤將子輿者不食五穀啗百草花長年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俟神人卽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會通接神人於蓬萊迴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伸山寒門甘泉谷口黃帝於是祭天園

丘將求至道卽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
於首山復遊以訪其道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
御昌寓驂張若謂度前導閻滑稽後從至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
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獨知具茨之山
又知大隗之所存乎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
若是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而自游於六合之內余適有
瞽病有長者教余曰爾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今余
病少痊余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

已矣又奚事焉帝曰夫爲天下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帝
曾省天皇真一之經而不解三一真氣之要是以周流四
方求其釋解乃至園丘之上其國有不死之樹食其實與
葉人皆不死丹巒之泉飲之長生有巨蛇害人帝以雄黃
逐之畱一時而返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東到青
邱見紫府先生登於風山受三皇內文天文大字以勅召
萬神役使羣靈南到五芝元澗登元隴蔭建木觀百靈所

登降採若乾之芝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茹之方
位北到鴻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仙芝圖十
二卷登稽山陟黃屋開石函發玉笈得金鼎九丹之經復
授九轉之訣於元女南至江登熊湘往天台受金液神丹
之方聞廣成子有道在空同山見之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
又欲宮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汝欲問者物
之質也汝欲宮者物之殘也自汝理天下雲氣不待族而
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汝佞人之心剪

翦者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藉白茅間
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可
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
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
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
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我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又曰彼其物
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我道
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
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將與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
之野我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黃帝得道之要復周遊四海車轍馬
跡丹井遺書往往而有越元闕見中黃丈人登雲臺入青
城天國之都見甯先生受龍蹻之經築壇於山上封甯先

生爲五嶽丈人使嶽神一月再朝嶽神洒六時之泉以代
晷漏帝問先生真一之道先生曰吾得道始仙耳非是三
皇天真之官實不解此真一之文近皇人爲扶桑君所使
領峨嵋山仙宮今猶未去可往問之帝乃到峨嵋之山清
齋三月得與皇人相見皇人者不知何世人也身長九尺
元毛被體長皆尺餘髮纔長數寸其居乃在北山絕巖之
下中以蒼玉爲屋黃金爲牀然干和之香侍者皆眾仙玉
女座賓三人皆稱太清仙王方見皇人飲以丹華之英漱
以玉井之漿黃帝匍匐既至再拜稽首而立請問長生之

道皇人曰子既官四海復欲不死不亦貪乎帝曰萬兆無
主則相陵暴今為制法足以傳後私心好道遠涉四海幸
遇道君願垂哀告竊見真人食精之經徒省其文而弗綜
其意挹其辭而不釋其事乞得教誨皇人大驚良久乃答
曰汝安得聞見此乃金籙之首篇上天之靈符太上之寶
文矣白日昇天飛步虛空身生水火變化無常此天仙之
真惟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絕粒辟除萬邪役使鬼
神長生久視乃血脈流宣腸化為筋百災不能傷延期至
億千則惟有真一食五牙之文此二事但使南斗君領錄

參於太常棐籥自非仙人四千年一出約皆不得背科而
妄泄也又西王母秘此書於五城之內其外衛備有仙樓
十二藏以紫玉之櫃刻以黃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華印以
太上中章其無仙籍者不得聞知也子未可聽天音於地
耳矣便可去也帝答曰昔已受神丹於元女惟未受五牙
食真之經今運會得見道君既不以授生道是臣相命不
得度世耳因叩頭流血唯乞愍濟太清三仙王復愍助之
曰此子先世有功德及鳥獸故芳氣之流光於帝位何爲
隱其真牙之經乎可教而成之也皇人命帝坐而告之曰

汝向所道之經蓋上天之氣歸於一身一身分明了可長
存耳夫人有生之最靈也不能自守其神而却眾惡若知
之者不求佑於天止於其身則足矣且一身猶一國也胃
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
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理身則知理國愛
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
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消未起之患
理未病之疾堅守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
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審威德所以固其理割嗜慾

所以成其真然後真一存焉三一守焉泥丸絳宮丹田三一之宅也子勤守之萬毒不傷漱華池食五牙便爲真仙矣吾受此經於九天真王今以相付存之於口名曰朱鳥之丹取之於身名曰真一勤乎祕哉大有旨曰五穀爲劄命之鑿五牙爲長生之根也帝受道畢東過廬山署九天使者秩次青城丈人比御史主總仙官之籍爲五嶽之監司也帝又封灊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復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峙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南嶽儲君灊山爲南嶽之副以貳其政以輔佐

之乃寫九州山川百物之形又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帝
鍊石於縉雲之山有縉雲之瑞立縉雲之堂丹邱存焉帝
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帝又合符瑞於
釜山奉事太乙元君受易形變化藏於空同之巖帝考推
步之術於泰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氣候
於風后窮律度於容成救殘傷綴金冶之事畢該秘要窮
究道真傳陰符則內合天機外合人事理天下南洎交趾
北至幽陵西極流沙東界蟠桃帝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
理於天下我勞天下久矣息駕元圃以反余真也修封禪

禮畢乃採首山之銅鑄鼎象物鼎成以象太一於雍州其
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
汲而盈自生五味真神鼎也遂鍊九鼎之丹服之以丹法
傳於元子重盟而付之丹經藏於九疑之東委羽之山承
以文玉覆以磐石金簡玉字刻其文帝又以靈寶五符真
文金簡書之一通藏於鍾山一通藏宛委之山帝所鑄劍
鏡鼎器皆以天文古字題銘其上或有秘讖之詞焉時薰
風至神人集成厭代之志畱冠佩劍舄於鼎湖極峻處昆
臺之山立館於其下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忽有龍

下於庭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此龍有病乃引鍼以鍼龍口中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卽愈師皇乘龍而去黃帝聞之自擇以戊午日昇天果有黃龍垂胡髯迎帝帝乘龍登天與無爲子及臣僚昇天者七十二人其小臣不得上者攀斷龍髯及墮帝弓小臣抱弓而號因曰烏號弓萬姓仰天而呼因名其地爲皇天原亦名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而朝奉之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廟而祭之取衣冠置墓而守之於是有喬山之冢黃帝曾游處皆有祠焉五百年後喬山墓崩空室惟劍與赤舄在一旦

亦失去黃帝居代總二百一十年在位一百年昇天爲太
乙君又爲軒轅之星備黃龍之體在南宮之中後代享之
列爲五帝居中配天蓋黃帝土德中央之位兼總四方也
以鎮星爲子上配五老下配五帝黃帝之子昌意居弱水
昌意之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
鳥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焉少昊名摯字青
陽卽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
也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歲母蜀山氏都商邱濮
陽禹強黃帝之允顓頊之子與顓頊俱得道顓頊爲元冥

禹強為北方水神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帝生而神靈自
 言其名都偃師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
 帝元孫姓伊祁名放勳興於定陶以唐侯為帝都於平陽
 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八十八歲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
 華黃帝八代孫都蒲坂年百歲得道登遐於九疑之山夏
 禹號夏后氏黃帝元孫姓姁名文命殷湯黃帝十七代孫
 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少昊有子姓
 曼顓頊姓姬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姁湯姓子又張鄧軒
 路黃寇朱酈白薛虔資伊祁申屠黃公托跋黃帝有子各

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子孫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己酉歲至今大唐廣明二年辛丑歲計三千四百七十二年矣

辭易簡

易簡僖宗時人官待詔衡州耒陽尉所著琴訣琴說宋史通志通考俱見著錄

琴訣

琴之爲樂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

此琴之善者也鼓琴之士志靜氣正則聽者易分心亂神濁則聽者難辨矣常人但見用指輕利取聲溫潤音韻不絕句度流美但賞爲能殊不知志士彈之聲韻皆有所主也夫正直勇毅者聽之則壯氣益增孝行節操者聽之則中情感傷貧乏孤苦者聽之則流涕縱橫便佞浮囂者聽之則斂容莊謹是以動人心感神明者無以加於琴蓋其聲正而不亂足以禁邪止淫也今人多以雜音悅樂爲貴而琴見輕矣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難也易簡嘗慕昔賢悉善鼓琴自九歲學之至十二拊黃鍾雜調三十曲工

三峽流泉南風游弦天弄十七歲彈胡笳兩本鳳游雲鳥
夜啼懷陵別鶴操仙鶴舞鳳歸杯沈湘怨楚客吟秋風嵇
康怨湘妃歎閒弦白雪秋思坐愁游春綠水十八弄後益
苦心周游四方聞有解者必往求之凡所彈雜調三百大
弄四十善者存志精之否者旋亦廢去今所彈者皆研精
歲久竝師傅勘譜親授指法猶未敢言妙每以授人聲數
句度用指法則毫寸不差如指下妙音亦出人性分不可
傳也嘗覽操弄之名凡數百首然自古琴者祇工三兩弄
便有不朽之名或自制雜弄或傳習舊聲固不以彈多爲

妙也今人皆不知志惟務多爲故云多則不精精則不多也夫鼓琴之時雖無人須畏懼如對長者則音韻雅正可以感動幽冥攬琴在膝身須卓然乃定神絕慮情意專注指不虛發弦不誤鳴凡打弦輕重相似往來不得不調用指兼以甲肉甲多則聲乾肉多則聲濁甲肉相半清利美暢矣左右手於弦不可太高亦不可低弦不疾不徐手臂調暢暗用其力戒於露見夫琴之甚病有七彈琴之時目覩於他瞻顧左右一也搖身動首二也變色慙忤開口努目三也眼色疾遽喘息粗悍進退無度形神支離四也不

解用指音韻雜亂五也調弦不切聽之無真聲六也調弄
節奏或慢或急任已去古七也此皆所甚病病去則可以
爲能矣

陳康士

康士字安道僖宗時人有琴調十卷新唐書及通考通志
宋史俱見著錄

琴調自敘

余學琴雖因師啟聲後乃自悟徧尋正聲九弄廣陵散二
胡笳可謂古風不泯之聲也其餘操曲亦曠絕難繼自元

和長慶以來前輩得名之士多不明於調韻或手達者傷於流俗聲達者患於直置皆止師傳不從心得予因清風秋夜雪月松軒佇思有年方諧雅素故得弦無按指之聲韻有黃冰之實乃創調共百章每調各有短章引韻類詩小序焉

張元晏

元宴字寅節昭宗朝翰林學士

皇第十一男禎封雅王第十二男祥封瓊王制

門下成周之建藩翰也本以宗盟大漢之分茅社也先諸

子弟推強幹弱枝之義遵自家型國之文用能夾輔公朝
尊獎王室朕上承宗廟下撫黎元固安萬邦惠綏羣品事
必在於師古理寧繫於徇私爰舉舊章式爲令典第十一
男禎忠肅挺秀清明在躬孝敬本於生知端粹資乎神授
蘊題鞭之妙思慕置醴之前規第十二男祥美秀呈姿溫
良毓德體寬雅以成性持愿恭而立身踵爲善之懿圖繼
好學之休譽咸在齟齬克守義方必當益茂清徽俱爲令
器是用各分圭瑞並立封疆申以渥恩委之善地於戲當
綺紈之歲膺茅土之榮雁序聯芳犬牙錫壤爾宜簡以蒞

眾儉而在公善友應徐敬師申白交修魯衛之政俾成虞
芮之風往惟欽哉服我不訓禎可封雅王祥可封瓊玉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授龐從武寧平難軍節度使改名師古制

門下沛澤遺封砒山奧壤俗稱雄富人本質良古爲用武
之鄉今乃優賢之地况自嬰多難極迫挺災蒸黎嘗困於
流離全材久專於綏撫旣觀試可愛議正名時舉寵章用
申將 以具官龐從夙懷明畧早負壯圖精專能習於豹韜
瓌偉素推其鷲領襟靈 豁達氣宇剛嚴居然將領之才邈

爾深沈之度差肩頗翦接武韓彭揚閩外之休聲富幄中
之嘉畫自委之畱事頒我詔條惠愛行於鄉閭威望揚於
士伍克成謠詠遠副憂勤臨戎旣耀於雄稜撫俗備揚其
善政遄移歲月足洽寵靈是宜錫以旌幢進其官秩奄有
徐夷之一境爰撫大彭之故都膺吾眷求永作藩翰於戲
敬敷五教光總十連踐論道之華資加御貴之榮級無忘
惕勵以奉恩光可某官仍改名師古主者施行

授王敬蕘武寧軍張珂彰義軍節度使制

門下錫以土田付之旌鉞必擇非常之士載宏不次之恩

况沛澤雄藩涇川巨鎮委用咸彰於試可節制宜膺其正
名爰舉徽章式分戎閫具官王敬蕘夙號將才早探軍志
襲淮流之積慶挺山立之雄姿勇實兼人智能周物蘊變
通之茂用懷經濟之遠圖具官張珂闕閱名門韜鈴秘畧
孝友克宣其遺美忠勤幼闡於令名劍氣干霄鳳音合律
撫士則能均甘苦推誠則可貫神明頃者頒我詔條各成
政化惠愛亟沾於疲瘵威聲益布於鄉閭爰自主畱彌觀
奉上旣播褰帷之美勉承建節之榮仍俾疏封用光列鎮
噫礎礪壓境種落連營握兵符而皆是通侯掀大旆而具

爲上將當思報効以服恩榮敬蕘可某官珂可某官主者
施行

今有通授馮行襲昭信軍節度使制刺章純請制
門下分節制之任所以嚴我翰垣膺廉問之權所以宣吾
風化矧夫界連梁楚襟束咸秦據廣漢之上游振終南之
巖險昔爲禦侮之地用固神州爰升連帥之雄以酬丕績
言從人欲乃降朝恩昭信軍防禦使特進檢校太子太保
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樂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馮行襲決雲利刃逐日奇蹤彌衡

垂一鶚之名關羽蓋萬人之敵御眾布投膠之德禮賢懷
比飯之恭智畧出羣忠果成性造次不違於尊獎周旋備
覲於公勤自委以頒條命之剖竹蒞事繼懸魚之美臨人
宣建隼之威疲薊旣成其息肩豪右屢聞於破膽獻奉無
闕賦租罔憊况頃者荆襄路途兵戈驟起而能遽開間道
俾達上京盡通江嶺之貢輸來助朝廷之經費尋彰績効
今有甄酬而一境緇黃數邑耆艾咸陳章疏請降節旄膺
吾入保之榮茂彼登壇之寵往服休命毋忘敬恭可某官
主者施行

授李思敬宣武軍李繼顏保大軍節度使制

門下洋源奧區廊峙重鎮近境深聯於甸服長川古號於
塞門念斯節制之雄睠乃察廉之寄必資才傑用赴選求
乃者雕陰實惟戎事壁壘具勞於九拒干戈僅徧於四封
姑務安人爰從易地具官李思敬練達韜鈴振揚威望保
風雨不渝之操得寬猛相濟之機奉上誠專康時績茂常
蓄持危之志雅推御眾之能具官李繼顏驍勇馳聲剛柔
蘊用負致君之全畧逞邁俗之宏規克秉義方幼知忠孝
發黃間而破敵麾白羽以臨戎並早沐恩榮俱分憂寄不

乏循良之稱亟彰持重之名繼成襦袴之歌顯著山河之
誓今則俾之迭處用叶厥宜公台不改其華資終始各思
其竭節於戲土田共廣爵秩互榮當遜志以保家勉輸誠
而佐國勿恃險以生事宜恭已而守常服我寵光無忘敬
慎思敬可某官繼顏可某官主者施行

授王潮威武軍節度使制

門下朕言念蒸黎常勞旰食其在遐徼尤所注懷况閩越
之間島夷斯雜非威望不足以懾伏匪仁恕詎可以惠綏
其有善政已成殊庸未陟則宜假之鈇鉞錫以麾幢俾兼

節制之權式寵察廉之寄具官王潮術深金匱學富玉鈐
彎弧傳百戰之名撫劍號萬人之敵才高御眾志本勤王
風雲暗合於機謀霜雪不移其節概爲仁由已重士逾山
唯負將才猶精夷理自撫寧列郡振舉六條疲氓懷愛戴
之德尚俗仰廉潔之德集是休烈溢於聽聞而職貢交修
賦輿靡闕尊主之誠可見勝殘之化無踰是用負海建牙
踰閩錫社徇彼遠人之懇慰其闔境之情爰壯中權仍遷
左揆爾其守茲舊貫服我新恩勿恃貴以驕人無作威以
生事更勵奉公之節益堅惠下之規別俟寵靈罔虧績効

金定全唐文 卷八百一
可某官主者施行

授李繼徽秦州節度使制

門下邠土雄藩西郊故壘封境克連於甸壤城池近接於
昆夷爰膺節制之榮兼奉察廉之寄向非雄傑孰稱選求
况仍歲干戈未蘇惇獨鎮靜允先於良將拊循猶藉於通
賢得不因彼士心茂茲朝委我有休命人其聽諸具官某
生知武畧夙號將才得黃石之沈機總青萍之利用貞心
貫日壯氣凌雲蘊豐財和眾之名遵抱義戴仁之事自四
郊多壘一劍臨戎推誠明以奉君親仗忠信以爲甲冑處

眾每觀其自奮遇敵雅號於無前茂著功庸動張節概乃
者剖符隴坻建隼吳山頒條早振其休聲守土載揚其善
政既委之鈇鉞錫以土疆撫成紀之遐封治秦川之拓地
投醪布德減竈傳謀憂國忘家赤心可見飲冰食蘖清操
難儔今則再寵綠徽是光黑稍增其好爵廣彼爰田用分
宵旰之憂式徇疲羸之請爾其將我惠澤施於一方簡以
臨人寬而整眾可推養賢之志用宏輯睦之規無怠親鄰
勉思稼穡奉於公者必舉涉於私者勿爲副此虛懷更圖
明陟

謝時相啟

某啟某今日伏奉宣召伏蒙聖慈令充職翰林者出自埏
 鎔成茲忝越循涯積感揣分增榮某洛下諸生隆中散族
 進取本無其聲援歸休復迫於羈離白首為郎固乏堂堂
 之稱青雲無路但甘碌碌之嗤愈迫低徊欲成淪沒相公
 殊常降德不次施恩拔自迷途寘諸密地蒙虎皮於下駟
 抑以騰驤絳鵠羽於寒鴟教之騫翥遂使專詔誥教令之
 事為言語侍從之臣內省孱微益深榮懼謹啟

謝時相啟

某啟某伏奉今日勅授尚書駕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者某才殊敏健識異精通既無環潤之姿焉有矜嚴之譽繆因鎔鑄驟陟煙霄掌禁苑之文詞列金門之侍從顧惟鯁淺尋過津涯忽自秋而徂冬每素飡而尸祿愈成覲冒益被顯榮相公曲示洪鈞重磨頑璞降始終之茂德宏特達之深恩再假丹青復掀羽翼遂使移粉署應星之列帖掖垣掌誥之名盡出殊私皆爲華給蚊蚋難勝於山岳壑灰何報於生成謹啟

謝集賢相公啟

某啟某今日伏奉恩旨宣召充職翰林者出鈞鎔之巨力
收店楔之小材拔自塵泥驟陞霄漢撫已實知其忝越銜
恩載切於屏營某洛下諸生朝中孤宦進取本無其聲援
歸休又迫於羈離旣碌碌以終時亦俛俛而度日伏蒙相
公十九兄殊常降德不次施恩生暖甲於枯荻化豐肌於
朽骨出諸陷阱置在門闈粹鵠羽於寒鴟教之騫翥蒙虎
皮於下駟抑以騰驤但自捫心何階報德况專詔誥教令
之事爲言語侍從之臣內顧孱微益深榮懼惟冀永賫肝
膈長託鑪錘但當有命以酬固亦無言可謝謹啟

謝奉常僕射啟

某啟某今日伏奉聖旨令充職翰林者龐鴻恩重螻蟻命
微循涯增感激之誠揣已積叨踰之懼伏以某名慚鉅下
人異隆中無賦雪之詞華乏論天之才辯頃歲纔萌進取
便獲攀投及門人指其登龍託質時推其附鳳因得交朋
改觀行止增光遂忝決科俄榮筮仕始優遊於諫省旋履
歷於霜臺郎署一棲星霜六變而偶茲多難方困迷津永
無振奮之期益勵退藏之志僕射憫其孤拙哀以棲遲忽
垂大恩顧及衰緒孜孜保證矻矻維持竟使凡材遽膺劇

職參玉堂之侍從掌金殿之書詞榮非始圖事過初望惟
誓永將死節上報生成倍激糜捐冀申萬一
謝奉常僕射啟

某啟某伏奉勅命授尚書駕部員外郎知制誥依前充職
者某藝能無取才格俱凡任孤僻以趨時守顛愚而樂道
敢於榮顯竊冀遭逢伏蒙僕射不次垂憫踰涯降德雕朽
曲施其敏手磨鉛俾耀其銛鋒因得擺脫塵泥昇騰霄漢
專玉堂之詔誥追金馬之遊從尋過津涯每慚醜冒孰謂
纒踰累月又陟華資南宮秩換其詞司西掖名參於演綽

生成益被灰粉何酬感深空集其淖洩恩重但期於隕越
謝尚書丞郎給舍啟

某啟某忽蒙宸獎擢處內庭循省荒蕪倍懷兢懼某才殊
二妙譽媿三英趨時既乏於梯媒退跡倍悲於萍梗某官
常迴恩獎曲賜吹揚遂使虛屏成茲忝越列侍從於金門
之下掌書詞於禁苑之中榮非始圖事過初望

謝衣段啟

某啟某伏奉手誨伏蒙相公十九兄特以某初叨宸獎賜
及衣服段等捧戴尊念感激伏深况鶴紋價重龜甲樣新

纖華不讓於齊紈輕楚能均於魯縞掩新蒲之秀色奪寒
兔之秋毫莫稱頑姿難勝緡旨倍切肝腸之感永爲裼襲
之榮謹啟

謝宰相啟

某啟某文愧靈虵質慚威鳳謬因鎔鑄遂竊顯榮粉署握
蘭詎有堂堂之稱禁林視草全乖藉藉之名驟忝轉遷盡
由擡舉伏蒙相公俯迴念錄過賜褒稱尊誨下臨恩言俯
被假金駿爲駑駘之飾賤骨難勝引朱紘於燠朽之餘深
恩有自

謝草詞啟

某啟昨日獲忝轉遷出於提獎伏知舍人次當視草曲賜
褒稱裁成五色之紛紛啟導九霄之渥澤過勞江筆潤色
堯言指頑石爲瑤瑾之流謂駑馬有驥驪之足揣循驚感
倍切臆肝

未名試先與奉常啟

某啟某人惟冗末地匪清華異前修稽古之勤乏往彥求
己之志偶塵科級旋履宦途甘蒙碌碌之嗤實愧堂堂之
稱惟思勇退祇欲自強孰謂僕射念及孤沈獎茲頡僻遇

金定全月
卷八
三

孔黎之津潤別借齒牙因姜被之包容俯明肝膈昨晚面
承尊旨曲奉溫言直欲拔自塵泥置之霄漢恩既生於望
外喜載溢於情衷况憫恤垂仁念惜兼至假毛羽而使遂
騫翥迴鞭策而俾學騰驤盡自生成益隆邱嶽但慮藝無
所取材不足稱仰累挺鎔或孤擡舉誓節永依於門館酬
恩冀盡於死生苟違斯言是欺皎日

未名試前與孫相公啟

某啟某昨日早趨崇屏面奉宏慈承許與之恩言荷提拔
之隆旨循涯自失沒齒知歸某孤拙無媒迂疎寡合且乏

幹時之具仍慙悅世之機一忝班行八移年歷未絕遭逢
之望分無騫翥之期伏以某官光輔丕圖啟迪昌運當此
艱危之際克展經綸之才孰謂庸虛亟塵褒採况丹霄侍
從清籞遨遊畀資枚馬之流以闡堯湯之化顧茲孱薄詎
可論思倍懷感激之心冀竭効酬之節但以鉛刀鈍質不
可廁於龍泉瓦缶凡姿固難齊於神鼎雖感恩而載切實
顧已以難勝

上承旨崔侍郎啟

某啟某才非敏達器異閎深乏百函飛翰之能虧九紙課

詩之業植操虛凌於霜雪干時未脫於塵埃自忝班行尋
 踰涯分豈謂承旨侍郎念茲單拙憫及埋沈密迴吹借之
 隆私顯示挈維之重德今日早面承尊旨曲奉恩言必欲
 拔自泥沙置之霄漢擇千里驊駟之足未棄駑駘合九成
 韶濩之音不遺愆懣感深泣下喜過悲來但虞不稱雕鏤
 實慮有孤提拔循涯揣分感德慚恩之至
 某啟某伏思借其毛羽則鍛翮者能飛鼓以笙簧則無心
 者知感輒陳引喻仰謝吹噓某濮上庸音墻間賤品植操

但期於霜雪趨時未脫於塵埃徒激攀棲難希褒勵近者
伏見宮相楊侍郎右司趙員外奉揚尊旨竊話昌言伏審
侍郎學士俯錄鯁微獎稱孱薄指其迂拙謂以貞修假鉛
紅於蕞陋之資迴剗於離奇之木感深泣下喜過悲來

下元金籙道場青詞

維乾寧二年歲次丙辰十月戊申朔十二日己未嗣皇帝
臣稽首太上聖祖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伏以強名曰
道迴出氤氳之表惟天爲大是生恍惚之中融和氣以陶
蒸藹真風而煦育况黃庭碧落集列聖之威儀絳闕丹臺

聚羣仙之步武爰起祈恩之路實開請福之門敢用真誠
陳於下會今雖物無疵癘年獲豐登遠人不倦於梯航絕
塞靡虞於烽燧而鯨鯢作慝蛇豕爲妖塗炭黎元黷亂紀
律宮朝載罹於焚毀簪裾仍迫於羈離敢不寤寐思憊曉
夕引咎於是廣延真侶重叩元關幣帛交陳香燈備設伏
願堅覆露之德暢亭毒之恩使氛祲盡消萬彙咸泰復安
宗社大定寰區及臣眇身同霑宏造謹詞

李浦

浦官右拾遺

通泉縣靈鷲佛宇記

出梓城百三十里山開而川長城川而爲之縣縣其名曰
通泉由縣以出西山峭而壓於泉宇巖而爲之廟廟其名
曰靈鷲靈鷲居通泉僧境之絕其初有頭陀僧選而居焉
僧有神通力乘白驢與白象同視一眼而五眼具蜀民爲
商者行及太原北上五臺山求見大菩薩眾堅莫能致有
老人出曰菩薩在蜀爾弗見耶奚遠跡吾山焉就窮所隱
指是頭陀卽其人還蜀而望拜且深誦其辭爲商者因大
布所聞自是頭陀乃徧告邑人以西行邑有烏眾寺僧騎

白驢揖對言別畧無差焉咸請備僧食而錢不移晷而千
戶畢至歸無疾而坐終巖上幽隱而來化自顯而化去少
動蜀人之耳目暨藏其身巖側百餘年僧宇大廢劓巖發
其骨深莫能獲殆今無遺跡宥不可測獨有所刻佛像有
感必契前邑長以頭陀勝跡不可泯閉於巖穴中及僧居
盡復顧像在巖猶感聲其事後數十年方啟其跡而宇焉
猶有惠澄者能經律有道行未能成其宇而卒邑人共致
禪僧道嚴續而成之是宇也中出翠微旁開石室古木凝
黛疎篁鎖煙於冬夜燠當夏晝寒且屏立前峯席鋪四野

望冠羣宇卓然境異異泉石出滴其涓流而通大像之側
自一而千汲必敷其用泉與像跡始於頭陀於今靈不絕
焉浦客是邑日登是山或夕景將過曉色未隆當軒月行
半壑雲起披襟獨嘯萬象在目而嚴禪師端居禪室客塵
不動教所謂證戒定慧乃自戒以得定自定以入慧也言
不戒而在定者妄人耳未定而求慧者妄人耳今嚴定不
離戒而慧可求吾信其能嗚呼天下言禪者多矣行禪者
寡矣嚴其行禪者乎同居僧法如亦久遊禪林深入禪境
心相契而事同其徒行源律自束而禪習焉齒甚少未可

紀其巖室浦以文自處豈識禪者耶徒見待以頭陀之前
事未有紀者希頌而刻之得述其靈異之旨并巖禪之跡
同碣於巖下光啟二年丙午九月九日立

不莫休符武普安人耳未安而宋慧普安人耳今錄安不

休符光化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守融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壘雲味非赫跡龍萬象五日而氣軒昭微風野室容墨

前賢撰述桂林風土記序

前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荆楚歲時記湘中記奉

天記惟桂林事蹟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曰桂

林風土記聊以爲敘